

当你真正地爱上一个人,你就注定了思念一生,无论他离你多远还是多远。你的爱执著坚韧,一如磐石蒲苇,一任地老天荒,海枯石烂。

如果他愿意,你在思念牵挂,那毫无疑问他也思念着你。你的爱是口中甜美的酒,是他手中常抽的烟,时常相随。你的思念充满幸福的乐章,你愿意一个人隐秘的回味和他在一起的美妙时光,隔着桌子品一杯淡淡的清茶,你不觉得无味;相隔天涯说一晚上的悄悄话,你不觉得累;简陋的小饭店吃一餐饭,你不觉得寒酸;看他的照片久久凝望,你不觉得时间久远。爱滋润着你,像肥沃的土地培育出一朵鲜花,你整个人步履轻盈,微笑在唇,目光如水。你幸福,所以你愿意周围的人都幸福,你博爱的目光照着你的亲人朋友,同事街邻。你希望亲人都平安健康,希望朋友

人生感悟



都快乐愉悦,希望同事得到升迁,希望街邻生活和美。秋天了,寒意渐起,一阵秋雨一阵凉,但在你眼中,天格外高远,云格外洁白,风格外轻柔。他在你心中装满了,是整个宇宙,而这个宇宙是你自己的,

你谁都不能共享。思念弥漫了白天和黑夜,你的爱无私而纯粹。

但是当你的思念被无情地忘记,那么他早已无奈的想远离了你,你的爱成了他手上的绳索,肩上的包裹,你的思

当你爱过

王新芳

念承载了太多的痛苦和沉重的夜。当你经过无数的无眠的夜的辗转,你最终接受了一个事实,所有的刻骨铭心与美丽,都随着时间无情的淡去。没有人人为你抚平眉间的忧郁,可能女人就是随手扔却的旧衣。于是你明智而清晰,但是无法拒绝独自一人隐秘的回味和他在一起的幸福时光。隔着桌子品一杯淡淡的清茶,你不觉得无味;相隔两地说一晚上的悄悄话,你不觉得累;简陋的小饭店吃一餐饭,你不觉得寒酸;看他的照片久久凝望,你不觉得时间久远。爱随风飘远,而今只留下思念如一株小草在风中摇曳。思念是他留给你最后的

礼物。思念让你变得沉静深刻,你学会了很多东西:冷静、分析、成熟、坚强独立。但是只有你知道,在阴雨连绵的夜,冷雨敲窗,静寂中你几次拿起电话,又几次放下,即使你就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还是怕打搅了他,想想又是何必。做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吧,你只能默默关注他的人生轨迹,站在山顶远远地欣赏日出的壮丽,立在海边高高地听海鸟的鸣唱,又几次放下,即使你就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还是怕打搅了他,想想又是何必。人的一生,幸福相同的幸福,痛苦各自的痛苦。但可以肯定一点,没有爱过的人是最贫穷的,只要你曾经真正的爱过一个人,无论是热恋还是失去,你都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当生命的夕阳还剩下最后的一丝辉煌,皱纹中深藏的每一个爱的瞬间,都是生命的经典。

本版插图 涛涛

有一种疼叫关切,有一种爱叫无私,有一种付出叫默默,有一种目光叫慈祥,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你贫困、疾病、困难、生死,始终不离不弃的男人,都是最疼爱我们的爸爸。

爸爸,是我疼在心头、爱入肺腑的男人。是我调皮捣蛋、哭闹不止时,轻轻拍拍我的小腿,目光严厉、却循循善诱教育我的男人;是我卧病在床、恹恹不乐时,悄悄摸摸我的小脑袋瓜,急在心里、却面带微笑慰我的男人。爸爸的疼,似春风化雨,稠稠密密;爸爸的爱,如阳光明媚,温馨和煦。爸爸是我失意得一蹶不振、缺乏斗志时,给我鼓励、给我信心的男人,爸爸是我绝望得肝胆欲断、痛彻肺腑时,给我疗伤给我支撑的男人。

爸爸的怀抱是世界上最温暖的港湾,充满了疼惜与关爱。

爸爸是一辈子对我不离不弃的男人,无

万家灯火

永远的父爱

王萍

论我走到哪里,都慈祥地关注着我;无论我身处何境,都默默地疼爱我着。

记得小时候,爸爸在军营,跟他见面的机会不多,每次回来都像训练士兵似的训练我跟妹妹。那时候,特怕爸爸,后来爸爸转业,接触多了,才发现爸爸是如此地疼爱我,每次爸爸削苹果,都喜欢坐在床上,把小脚丫放到他的大腿上,让他一口一口地喂我们。

还记得有一次心慌住院,几天过去了,心率依然没有降下来,我吓坏了,哭着喊着让爸爸来,似乎爸爸来了,就什么都不怕了。爸爸当时脚刚骨折折三天,小腿以下都打了厚厚的石膏,在家休养,听到我让他去医院,立刻抱着受伤的脚,让妹妹把他送来,下楼梯的时候,由于走得急,一屁股坐在了阶梯上,爸爸却坚持来医院,一直陪伴到我出院,只有我知道,爸爸是我心底最坚强的支柱。

如今,爸爸已近古稀,每天出去买东西,总是会问问我,想吃点什么?想不起要吃什么的时候,就让爸爸随便买,等到爸爸买回来,我却又挑三拣四,把爸爸说恼了,他像小孩子似的咕咕道,你自己去买,问你想吃什么又不说,买回来你又挑,说着生气地转身出去,一小時后回来,手里却提着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好吃的,里边多是我理他时想说吃的东西。

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您爱我、疼我、爱我,无私、无怨、无悔,默默地付出,细心地关爱,您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爸爸,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您是世界上最疼爱我的男人!

世相百态

打电话回家,告诉母亲,等会有人敲门,是来疏通下水道的,您招呼一下。母亲喜滋滋地答应了。

放下电话,母亲赶紧去厨房烧水,泡好一壶茶,放那儿凉着。然后,母亲就会站在窗口向楼下张望,看看疏通下水道的人,有没有来,她能从来往的人群中,辨认出哪个人可能是上我们家来的。忽然,楼梯口好像传来了脚步声,母亲迈着碎步,赶紧去开门,打开门,门口却什么也没有。母亲自嘲地笑笑,听错了。母亲回到窗台,继续张望,像每天黄昏,站在这几户守望我们一家三口的背影一样。

母亲年岁渐高,让她一个人住在老家,实在不放心,年前,好说歹说,将母亲从遥远的家乡,接来和我们同住。母亲一辈子住在乡下,很少出门,既不识字,普通话也不会讲。和我们住到一起后,母亲原本开朗的性格,反而变得闷闷不乐了。我知道,这是不习惯,太寂寞。以前住在老家乡下,东家串门,西家聊聊,一天就快乐地过去了。现在,在这座城里,周围的邻居,一个也不认识,整天锁在家里,就跟坐牢似的。我们这是个新小区,老人本来就不多,而且,讲的是本地方言,母亲与他们根本无法交流。只有晚上我们都下班或者放学回家了,母亲才能和我们讲讲话。她的一天,该多孤寂啊。

为了给母亲消愁,我想请个保姆,这样,家务活有人做了,母亲不用太劳累,而且,白天家里有人,陪着说说

人在途中

刘小鸽

寸寸母亲心

院子里有一片空地,从这头到那头,只几米宽。天渐渐暖了,种了一辈子地的母亲,爱惜每寸土地,看到上面长了杂草,一天天荒废着,母亲再也坐不住,对我说:“不种点什么很是可惜。”

因为地方太小,庄稼肯定不能种,母亲想了又想,决定种上蔬菜,不仅好看,还可以让家人吃上新鲜的蔬菜。母亲找来工具,把地铲得很松软,四周方正正如一块松软的蛋糕,又打上一行行垄。城市里,母亲找不到开种子的地方,专门坐车回乡下一趟。邻居听说,母亲跑几百里地,是为了回老家找蔬菜种

子,取笑母亲是个劳苦的命,到了女儿家也不会幸福。他们永远不懂母亲的心,只有我懂。

收集了很多蔬菜种子,一包包装好,母亲一路宝贝似地护着。回家后,就开始忙碌起来。为了让这片空地合理利用起来,每一寸母亲费了很多心思。几粒黑色的丝瓜籽种在墙角,是为了让它爬上墙头,吸收到充足的阳光,不占用院子里的空间。等到丝瓜开花时,一朵朵黄色的喇叭花可以装扮墙头。几粒梅豆籽种在树下,是为了让它们借势爬上树梢,开出妖艳的紫色花朵,满树星星般灿烂。

城市空间

宝贝爱捧人

田秋燕



地去骗、去哄,更不能偷偷出门,这样容易造成孩子产生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对性格发育产生影响。家长应平时有意让孩子多与家庭其他成员接触,培养感情;同时注意孩子的注意力分散,对孩子感兴趣的事物上,从而会忽略她是否父母的陪伴;并循序渐进地增加分离的时间和次数,逐渐增强孩子的承受力;最重要的是妈妈每次出去前最好都跟孩子说好,母亲不能突然失踪又突然出现,这样会对孩子造成困惑。

一看吓一跳,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能马虎。我决心试一下,临到上班前跟她说:“宝宝,妈妈上班去了,你在家玩。”第一次,她懂非懂地点点头,关上门还是听到“哇”的一声大哭,不过比预期好多。我“乘胜追击”,以后每次出门时都耐心地给她讲妈妈出门干什么,宝宝在家里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干。没想到效果不错,没几天的时间她就能接受了,有时候还会帮我收拾东西呢。

尝到科学育儿甜头的我,继续尝试、总结,比如说孩子睡到床上、地上,不能用手打地,怪地,要给宝宝解释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不小心,下次一定要注意;让宝宝自己学会吃饭,而不是追着喂;冷静说话培养孩子情商等等,用爱心和耐心守护,让宝宝健康茁壮成长!

是呀?我觉得这两天好像好了,只是来这的前一天又发作了一次,两手攥得紧紧的,手心都是冷汗,大概有5分钟吧。

感觉和以前一样吗?我关切地问。

是的,不过明显轻了一些。雪儿向我点了点头。每次雪儿来我这里,症状都会轻了一些,这说明在咨询时,即使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少,但我们的支持和理解的态度也能给来访者一些帮助。

你一直不想谈论你的爸爸和妈妈,但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些在你父母那儿发生的事情。我坐在雪儿对面的沙发上,放松了身体。

爸爸、妈妈离婚后,现在都找了个伴儿,不过他们过得都不好,我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总打架,没有一家不打的。雪儿说这话时皱了眉头。

你知道他们打架的原因吗?我若有所思的样子。

谁知道呢,我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

你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你记得是爸爸疼你多一点,还是妈妈疼你多一点?我看着雪儿那紧锁的眉头。

嗯,爸爸妈妈都疼我,这次买房,爸爸妈妈都拿了一大部分钱,而且他们都会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

雪儿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之间为什么打架?

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这样,真没意思。雪儿边说话,边缓缓地握住了水杯,用食指和拇指慢慢摩挲着水杯的边缘。雪儿的心深处,她进入了她的内在了,想着她不知道或不明朗的心事。

过了一会,大约有两分钟的时间,我看着雪儿手里的纸杯说,他们失败的原因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问过,我记得他们离婚前也没打过架。雪儿依然沉浸在她的心事里。

雪儿,你不可不可以把你父母的电话留给我?我拿过纸笔放在茶几上。

雪儿的表情好像有些犹豫,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我的状况。

其实雪儿你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只是有一些潜藏在内心深处,恐惧导致你现在的状况。我看着雪儿肯定地点头。

雪儿的表情看上去很复杂,但还是拿起笔,写下了父母的电话。

我接过纸笔说,我不会让父母为你担心的。我又肯定地对雪儿点点头。

雪儿说一进入我的工作室就放松,但是她心里有种感觉,觉得一会儿走出我的工作室就会死掉,我看着雪儿让她闭上眼睛,用了一些放松的诱导,让雪儿舒适地靠在沙发上,当我发现雪儿的呼吸很绵长的时候,知道她已经进入到催眠状态,我让她在这种状态中停留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即使我的工作做得很少,但我们的支持和理解的态度也能给来访者一些帮助。

你一直不想谈论你的爸爸和妈妈,但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些在你父母那儿发生的事情。我坐在雪儿对面的沙发上,放松了身体。

爸爸、妈妈离婚后,现在都找了个伴儿,不过他们过得都不好,我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总打架,没有一家不打的。雪儿说这话时皱了眉头。

你知道他们打架的原因吗?我若有所思的样子。

谁知道呢,我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

你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你记得是爸爸疼你多一点,还是妈妈疼你多一点?我看着雪儿那紧锁的眉头。

嗯,爸爸妈妈都疼我,这次买房,爸爸妈妈都拿了一大部分钱,而且他们都会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

雪儿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之间为什么打架?

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这样,真没意思。雪儿边说话,边缓缓地握住了水杯,用食指和拇指慢慢摩挲着水杯的边缘。雪儿的心深处,她进入了她的内在了,想着她不知道或不明朗的心事。

过了一会,大约有两分钟的时间,我看着雪儿手里的纸杯说,他们失败的原因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问过,我记得他们离婚前也没打过架。雪儿依然沉浸在她的心事里。

雪儿,你不可不可以把你父母的电话留给我?我拿过纸笔放在茶几上。

雪儿的表情好像有些犹豫,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我的状况。

其实雪儿你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只是有一些潜藏在内心深处,恐惧导致你现在的状况。我看着雪儿肯定地点头。

雪儿的表情看上去很复杂,但还是拿起笔,写下了父母的电话。

我接过纸笔说,我不会让父母为你担心的。我又肯定地对雪儿点点头。

雪儿说一进入我的工作室就放松,但是她心里有种感觉,觉得一会儿走出我的工作室就会死掉,我看着雪儿让她闭上眼睛,用了一些放松的诱导,让雪儿舒适地靠在沙发上,当我发现雪儿的呼吸很绵长的时候,知道她已经进入到催眠状态,我让她在这种状态中停留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即使我的工作做得很少,但我们的支持和理解的态度也能给来访者一些帮助。

你一直不想谈论你的爸爸和妈妈,但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些在你父母那儿发生的事情。我坐在雪儿对面的沙发上,放松了身体。

爸爸、妈妈离婚后,现在都找了个伴儿,不过他们过得都不好,我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总打架,没有一家不打的。雪儿说这话时皱了眉头。

你知道他们打架的原因吗?我若有所思的样子。

谁知道呢,我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

你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你记得是爸爸疼你多一点,还是妈妈疼你多一点?我看着雪儿那紧锁的眉头。

嗯,爸爸妈妈都疼我,这次买房,爸爸妈妈都拿了一大部分钱,而且他们都会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

雪儿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之间为什么打架?

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这样,真没意思。雪儿边说话,边缓缓地握住了水杯,用食指和拇指慢慢摩挲着水杯的边缘。雪儿的心深处,她进入了她的内在了,想着她不知道或不明朗的心事。

过了一会,大约有两分钟的时间,我看着雪儿手里的纸杯说,他们失败的原因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问过,我记得他们离婚前也没打过架。雪儿依然沉浸在她的心事里。

雪儿,你不可不可以把你父母的电话留给我?我拿过纸笔放在茶几上。

雪儿的表情好像有些犹豫,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我的状况。

其实雪儿你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只是有一些潜藏在内心深处,恐惧导致你现在的状况。我看着雪儿肯定地点头。

雪儿的表情看上去很复杂,但还是拿起笔,写下了父母的电话。

我接过纸笔说,我不会让父母为你担心的。我又肯定地对雪儿点点头。

连载

雪儿说一进入我的工作室就放松,但是她心里有种感觉,觉得一会儿走出我的工作室就会死掉,我看着雪儿让她闭上眼睛,用了一些放松的诱导,让雪儿舒适地靠在沙发上,当我发现雪儿的呼吸很绵长的时候,知道她已经进入到催眠状态,我让她在这种状态中停留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即使我的工作做得很少,但我们的支持和理解的态度也能给来访者一些帮助。

你一直不想谈论你的爸爸和妈妈,但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些在你父母那儿发生的事情。我坐在雪儿对面的沙发上,放松了身体。

爸爸、妈妈离婚后,现在都找了个伴儿,不过他们过得都不好,我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总打架,没有一家不打的。雪儿说这话时皱了眉头。

你知道他们打架的原因吗?我若有所思的样子。

谁知道呢,我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

你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你记得是爸爸疼你多一点,还是妈妈疼你多一点?我看着雪儿那紧锁的眉头。

嗯,爸爸妈妈都疼我,这次买房,爸爸妈妈都拿了一大部分钱,而且他们都会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

雪儿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之间为什么打架?

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这样,真没意思。雪儿边说话,边缓缓地握住了水杯,用食指和拇指慢慢摩挲着水杯的边缘。雪儿的心深处,她进入了她的内在了,想着她不知道或不明朗的心事。

过了一会,大约有两分钟的时间,我看着雪儿手里的纸杯说,他们失败的原因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问过,我记得他们离婚前也没打过架。雪儿依然沉浸在她的心事里。

雪儿,你不可不可以把你父母的电话留给我?我拿过纸笔放在茶几上。

雪儿的表情好像有些犹豫,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我的状况。

其实雪儿你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只是有一些潜藏在内心深处,恐惧导致你现在的状况。我看着雪儿肯定地点头。

雪儿的表情看上去很复杂,但还是拿起笔,写下了父母的电话。

我接过纸笔说,我不会让父母为你担心的。我又肯定地对雪儿点点头。

下午4:15,我送走了雪儿之后,分别给她的父母打了电话,希望她能到我这里来一下,并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雪儿的情况。两天内,他们分别来到我这里,向我讲述了他们离婚的原因。经过观察和交流,我也大体了解到了他们现在婚姻生活的一些情况。

这次咨询,可以肯定的是雪儿之所以出现手心冒汗、全身发抖的症状,究其原因还是父母的离异和再婚的失败导致她潜意识里对婚姻的恐惧,只是自己的意识层面还没有认识到而已。在唤醒时的那些诱导,无非是让雪儿在最近几天能在表层缓解症状。我真正要做的工作是让雪儿在意识与潜意识里了解婚姻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积极的和消极的。我和她父母接触也是为了更好地与雪儿交流,让她了解父母婚姻的失败。当雪儿可以面对这些失败的时候,也就是雪儿消除症状的时候。

这天雪儿第四次咨询,一进屋就告诉我,她可以在这里多逗留一段时间,她的男友和几个朋友外出,要很晚才回来。

我刚坐到沙发上,雪儿就给我倒了一杯水,我笑了笑,看着雪儿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之后,我把雪儿父母讲了,以及现在雪儿的各自状况和父母离异的真正原因。再有就是告诉她父母依然在努力生活着,虽然有很多不快乐,但他们也在寻求改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

雪儿没有说什么,只是认真地听我说话。我把话头从她的父母身上拉到她身上来,我问,雪儿,你觉得自己的婚姻会怎样?

雪儿说一进入我的工作室就放松,但是她心里有种感觉,觉得一会儿走出我的工作室就会死掉,我看着雪儿让她闭上眼睛,用了一些放松的诱导,让雪儿舒适地靠在沙发上,当我发现雪儿的呼吸很绵长的时候,知道她已经进入到催眠状态,我让她在这种状态中停留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即使我的工作做得很少,但我们的支持和理解的态度也能给来访者一些帮助。

你一直不想谈论你的爸爸和妈妈,但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些在你父母那儿发生的事情。我坐在雪儿对面的沙发上,放松了身体。

爸爸、妈妈离婚后,现在都找了个伴儿,不过他们过得都不好,我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总打架,没有一家不打的。雪儿说这话时皱了眉头。

你知道他们打架的原因吗?我若有所思的样子。

谁知道呢,我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

你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你记得是爸爸疼你多一点,还是妈妈疼你多一点?我看着雪儿那紧锁的眉头。

嗯,爸爸妈妈都疼我,这次买房,爸爸妈妈都拿了一大部分钱,而且他们都会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

雪儿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之间为什么打架?

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这样,真没意思。雪儿边说话,边缓缓地握住了水杯,用食指和拇指慢慢摩挲着水杯的边缘。雪儿的心深处,她进入了她的内在了,想着她不知道或不明朗的心事。

过了一会,大约有两分钟的时间,我看着雪儿手里的纸杯说,他们失败的原因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问过,我记得他们离婚前也没打过架。雪儿依然沉浸在她的心事里。

雪儿,你不可不可以把你父母的电话留给我?我拿过纸笔放在茶几上。

雪儿的表情好像有些犹豫,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我的状况。

其实雪儿你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只是有一些潜藏在内心深处,恐惧导致你现在的状况。我看着雪儿肯定地点头。

雪儿的表情看上去很复杂,但还是拿起笔,写下了父母的电话。

我接过纸笔说,我不会让父母为你担心的。我又肯定地对雪儿点点头。

雪儿说一进入我的工作室就放松,但是她心里有种感觉,觉得一会儿走出我的工作室就会死掉,我看着雪儿让她闭上眼睛,用了一些放松的诱导,让雪儿舒适地靠在沙发上,当我发现雪儿的呼吸很绵长的时候,知道她已经进入到催眠状态,我让她在这种状态中停留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即使我的工作做得很少,但我们的支持和理解的态度也能给来访者一些帮助。

你一直不想谈论你的爸爸和妈妈,但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些在你父母那儿发生的事情。我坐在雪儿对面的沙发上,放松了身体。

爸爸、妈妈离婚后,现在都找了个伴儿,不过他们过得都不好,我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总打架,没有一家不打的。雪儿说这话时皱了眉头。

你知道他们打架的原因吗?我若有所思的样子。

谁知道呢,我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

你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你记得是爸爸疼你多一点,还是妈妈疼你多一点?我看着雪儿那紧锁的眉头。

嗯,爸爸妈妈都疼我,这次买房,爸爸妈妈都拿了一大部分钱,而且他们都会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

雪儿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之间为什么打架?

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这样,真没意思。雪儿边说话,边缓缓地握住了水杯,用食指和拇指慢慢摩挲着水杯的边缘。雪儿的心深处,她进入了她的内在了,想着她不知道或不明朗的心事。

过了一会,大约有两分钟的时间,我看着雪儿手里的纸杯说,他们失败的原因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问过,我记得他们离婚前也没打过架。雪儿依然沉浸在她的心事里。

雪儿,你不可不可以把你父母的电话留给我?我拿过纸笔放在茶几上。

雪儿的表情好像有些犹豫,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我的状况。

其实雪儿你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只是有一些潜藏在内心深处,恐惧导致你现在的状况。我看着雪儿肯定地点头。

雪儿的表情看上去很复杂,但还是拿起笔,写下了父母的电话。

我接过纸笔说,我不会让父母为你担心的。我又肯定地对雪儿点点头。



有人敲门

孙道荣

我诧异地看着他。一问,还真是老家的家,离我家的老宅,只有十几公里远。他告诉我,他来城里打工已经好几年了。母亲硬要留小伙子在家中吃饭,小伙子推辞还有别人家的空调要修理,母亲只好作罢,又拿了两只苹果,硬塞给小伙子。那天,母亲显得那么开心。我没想到,一个偶然遇到的同乡,一向浓浓的乡音,竟让母亲如此激动,如此开怀。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我知道,在这座城市,有不少从我的家乡来的打工者,他们分散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有的在企业里上班,有的自己开小吃店;有的是送水工,有的是维修

工;有的帮人搬家拉货,有的是沿街叫卖的水果小贩。说实话,以前,我真的没怎么留意他们,只是偶然从他们的口音中,猜想他们可能来自我的故乡。虽然如今同在一个城市,我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我离开家乡已经二十多年了,家乡的人事越来越模糊。因为母亲的缘故,我忽然发现,他们的口音这么熟悉而亲切。

几天之后,我在一家家政公司偶然遇到一个水管工,一问,是老乡。想起家中的下水道不是很通畅,我请他有空的时候,上门帮疏通一下。一定得你亲自去哦,我再三叮嘱他。

给我办公室送桶装水的年轻人,一问,是老乡。我让他再给我家里送一桶。也不忘叮嘱他,一定得你亲自送哦。有天,路上遇到一个踩着三轮车卖盆景的,一问,是老乡。我买下了两个盆景,又给他加了点钱,请他帮我送上门……

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个操着一口乡音的人,去敲我的家门。我会提前打个电话回家,告诉母亲,等一会儿,有人敲门,那是来送水的;有人敲门,那是来送花的;有人敲门,那是来修理电器的……

我知道,我的老母亲,她会早早地沏好凉茶,让他们喝个够;她会惊讶地发现,来的还是老乡,讲的话听起来多顺耳啊,于是,她会唠唠叨叨地和他们讲个不停,于是,家中到处都是软软的乡音;她会用浓浓的家乡话叮嘱他们,常来走走,看看俺这个老婆子哦!